呂晚村先生四書講義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二十三

論語二十

堯曰篇

堯曰咨爾舜章

此章原無以中字統貫之義自不通講章造之後遂著爲不刋之典故講章之毒爲最烈

有謂周之未入商也豈無富人但未能發帑以爲恩至是而後以商財富之先生曰周未入商則自富有二之富人入商則富天下之富人豈以商財私周人哉又曰湯武之有天下公也後世之取天下私也以私視則周爲周物商爲商物以公視則此非商物乃堯

舜禹湯相傳之物并非堯舜禹湯乃所謂天祿之天
物也

有謂此時商卽散財發粟亦未必能挽回先生曰後世
取天下者以詐力守天下者亦以詐力故兵臨城下
而講收拾人心之術每無濟於事以其力竭也然尚
有挽回者若湯武之征誅以德不以力紂果能散財
任賢未有不可挽回之理非如後世詐力相敵便有
不可中止之勢也但紂必不能爲亦自古必無之事
耳

四方句謂四方之政由是無不次第舉行是就上三句
推廣言之不是三者正而政自然奉行也

四方政行固不但行上三項然亦就上項推廣至盡耳蓋商失其政雖政在四方而廢阻不行者多矣武王謹之審之修之於是四方廢阻不行之政皆一一無所不舉行焉行字原指四方之政非謂四方服從而奉事武王也

權量三事固即四方之政然四方之政却三事括不盡故上三句舉其大凡下一句包羅一切猶云如此等類皆舉行也若俗解將政行另講做奉行順化者固非然泥定四方之政只行此三事遂將末句略過亦未爲得也

使武王生於商室其行政亦須如此豈必開國有此規

模耶余最不喜新天子及收拾人心之說

講此節者不是誣罔武王於鼎革之際用收拾人心權術即是修張奉行新政之速以頌其勳業之盛大失論語載以終篇之旨須知武王兢兢於四方之政是帝王相傳以來道統心法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武王只知理合如此而爲之天下之民亦只爲其理合如此而歸之其相感通皆天理也若武王爲要天下歸心又惟恐其不歸而曲體以要結之便都是私心權術不可語帝王之道矣

極可鄙者專主改革立論謂惟恐天下懷舊而以此收拾人心如莽操之徵聘封爵作用純是篡賊肺腸豈

聖王心事乎

此節最患以後世取天下私心揣摩三代聖人情事自行籛邇而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後世讀書談道者大約在這肺腸上裝飾耳遂敢於誣謗聖人而不顧蓋其本心先失也

帝王經營處置天下未嘗不在人情物理之內此古今之所同也只是起念原頭一公一私處三代與後世迥然不同故聖人相傳一中字嘗論結以寬信敏公自堯舜至湯武一也或曰謂武王無利天下之心吾終不信不知此一點信不及之心正是三代後隱微淺痼之疾中根已久故自難拔無怪其然要識三代

帝王處置天下原頭只看一篇西銘自得

讀此章可知從來正統之說朱子所謂不妨架漏千年者是也綱目凡例所以發明有統無統大書細書或予或奪之義已盡之矣但自綱目以後又自有一番變局當自有一番變例惜朱子不及論此耳然能精熟綱目之文執凡例之義權之衡之量之度之其義亦可知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章

後世人主無非自私自利心腸即有限田勸農輕賦節用者也只是喻於自利未嘗眞實爲民起念此便是漢唐與三代判然必不可合處便是三代之道漢唐

以後必不能行處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若先從因字著想在民字前一層講作用便落漢唐甲裏即使黃金與土同價要非三代之所謂利也須先將民之所利四字看得親切直向盤古洪荒看到三代聖人心事一片因而利之四字方是天開地闢功用

若說君子自然無爲不是闒茸便是黃老清淨家法矣幾忘卻章首有政字在因字利之字正見君子經略處

擇只是於可勞之事刪之又刪至於不可刪者乃眞可勞之事也

因字是有一分之利便不失卻一分擇字是省得一箇

人便不多遣一箇人郡守縣令終日坐衙而東作西成全然不曉更說甚所利利之差一隸人勾當一事便擾害不中窾更說甚可勞勞之也

有謂欲仁而得仁指取民說朱子治已治人一理之說亦自見到先生曰朱子謂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爲貪門人問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已治人其理一也正因門人之問淺陋將人與政分作精粗內外看故云耳豈謂治人便是取民哉帝王仁天下從精一執中至時雍咸若皆仁也漢武帝云吾欲云云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乎此卽所謂欲而貪

也只為他內多欲故雖欲效唐虞三代之治都成其為貪不算欲仁也帝王仁政教養漸摩禮樂刑政何一非仁豈止取民貨財為政乎若止以取民講欲正朱子所謂欲外物矣其根本已為貪何仁之有哉不自知其不通而胡說叛道學者當深以為戒也

無敢慢而後衆寡大小之分各正非抹煞衆寡大小也

正衣冠尊瞻視不徒在形色上求

子曰不知命章

我之當為君子命之固然也為君子而有死生禍福之不同亦命之適然不可辭也信命不及則氣有不直力有不足而道有不盡者矣故無以為君子

知命故能立命

天即理也命即天理之當然也知理之當然一切生死禍福成敗利鈍一齊放下面前只有我所當爲之事在更有何商量夾帶故可以爲君子佛氏以因果報應勸人袁黃竊其旨造爲功過格謂足以改命乃所謂不知命也

命字淺求者多入莊周瞿曇邪路淺見則又落三命通會星平會海及袁黃功過感應等鄙魔世人說知命大約不出此境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二十四

門人陳鏦編次
同學諸子共較

中庸一 第一章至第十一章

第一章

拳言淆亂總不知天因疑及聖教知天則下面都不錯人生而知覺運動與氣質萬變原未嘗不是性但聖人謂此未是性之最上同然處惟就這上面看出健順五常之至善乃天命同然之本故曰天命之謂性與孔子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孟子道性善皆一綫印合之理非有所輕重立說也

氣質未嘗不是性然非性之主也孟子口之於味章與程張朱子發明理氣之說詳矣此非孟程張朱之言孔子子思之言也今摠一概不信只信生之謂性作用是性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三句是眞宗旨所謂本領不是一齊差却下面縱有一句半句湊合近似總與這邊道理不相入也

有云天者自然之謂也然專言自然而不言不已則勢必專以氣質爲性先生曰即自然二字便有正義有邪說謂性之本固有自然非出外鑠此正義也若謂一切動止無非自然即邪說矣至不已二字又是一義與此處無涉即不已亦須分看指此理之不已

則正義也但空說不已亦可扯入邪說去

有謂仁義是性凶邪亦莫非性先生曰此是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然程子之云謂性有過不及而為惡從惡逆推上去未嘗不自性來耳

率字只在理上說不在人物用力上說

率性之謂道只說箇道理本然如是不是生安自然生安自然亦是下句中註脚

率性是指理上事而氣在其中所謂自然者謂率字不說工夫耳人欲講得自然二字微妙遂說入化機自動不知其然處不知此只得氣上事乃二氏之自然非聖人所言之自然也

率四體之性便有聰明恭重之道非謂視聽持行之安
便爲道也
日用當行之路卽行不行路未嘗不在不行者不過在
上面過不及耳故曰可離非道也不可離者率性故
也
一部中庸只明一道字故下節卽接道字說去性者推
道之原發者明道之事三句總以言道也首句從天
說來末句從聖人看出中間率性又人與物共要之
此道爲吾之所固有只在吾身 一看則天與聖人人
物總在道裏中庸拆開說有此層次耳天與聖人卽
吾身是性命與敎卽吾身之道是

上兩句一滾出來纔有天便不得不生人物纔生人物便有此性纔有此性便有此當然之道一有百有中間更無停待安排處故不但命字自然率字亦自然命與率皆天之不已有不得不然之妙到聖人之教似出人爲然必如此乃還天命之本來此聖人之不已有不得不然者亦卽天之不得不然也然此間却有一折

只爲氣質有偏勝闕欠便不能完此理之固有故聖人爲之品節而裁成之不則天命或幾乎息而道不行於天地之間此是聖人不得不然者不是聖人欲有功於天而爲此多事也

人生品質各異非過即不及不能中道所以有聖人之品節乃所謂修也

惟聖人窮理盡性至命故能立天下之極天下人物細微無一不備聖人性道中聖人原只在自己分上設施未嘗外假也

教雖聖人所爲而因吾性道之固有則亦同是自然之理三句一串說下中間只多氣質過不及一轉聖人之教與天命之性原無二理也

性道本不可分但性上着不得修字耳實則修道而性復其中看註云性道雖同氣稟或異則上二句一併注下此句全部中庸只完得修道之教也

修道之謂教一句是子思全部總敘上二句是此句楔子此以下至終篇皆所以修之法也故此句須直承第一句說禮樂刑政即是天命之性告子陸子靜王伯安以能視聽言動爲性只爲脫却第一句看仁義禮智都是聖人强名設教初非性中固有即老莊剖斗折衡之旨不知正因能視聽言動之性非天性本然率循不得故煩聖教耳彼所謂性道乃聖人之所欲修去者也若單承第二句便墮此義

異說分裂都在教上起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反以聖人之道爲外鑠故子思立說以辨明聖教看上兩箇之謂正爲第三箇之謂而設

程子謂自天命至於教我無加損焉蓋道在天地閒人自不行耳無存亡也剝於上復於下桀紂所不能止息也道如是教即如是聖人之旨亦至今巋然也昔道者曰三教教豈有三乎則又從而甚之曰三教合一嗚呼其所謂三者釋也道也秀才也而無聖教也其所謂合一者釋釋也道釋也秀才亦釋也而無聖教也聖教遂亡乎天地自若也日月自若也山川自若也無存亡也

自天子至庶人同此道也孔孟之後有儒名則天下自外於儒矣程朱出而有道學名則天下之儒又自外於道學矣鄒伯常謂道學之名立異日禍天下必有

甚於宋者理不爽也今人譏詆腐陋者曰道學而村
夫子黜講師亦公然自命曰道學則背天下而外於
道矣不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老儒也道學先生
也則何儒與道學之有

作君作師敎無異官官失其職而有孔孟耳禮樂刑政
敎無異事事失其治而有講述耳

以道學立傳古未有也自脫脫作宋史而名立道學於
是乎亂

道不可離因爲從性命中與生俱來非由外爍我爍不
明不行道却未嘗頃刻離我離道者至桀紂而止然
道終未嘗離桀紂也此雖承上注下轉接語却是中

庸絕大關捩下十二章至二十章皆發明此句之義

戒慎二句是君子統體操存心法就盡頭形容其全身

不覩不聞而戒慎恐懼則無時不然矣

不覩不聞是舉常存敬畏之盡處而言見於此亦戒慎

恐懼則無時無地不然可知看註中雖亦二字語脈

可悟自禪學亂儒以不覩聞爲真體遂謂君子專於

此用工夫聖學日湮矣必從覩聞說到不覩聞斯理

方圓實吾道精微處異端心粗自不能入耳

隱爲暗處微爲細事皆指境候言言此時此地似人所

難見然幾既已動自家先見得分明難揜已是莫見

莫顯矣

隱言暗處微言細事俱在機候上看註中的確分明人
多將隱微說入心境秘密處此即獨字下加一體字
以爲宗旨之謬妄也故其語意又似誠意又似致知
自指劃一番道理於中庸本義不知說甚
莫見莫顯只在當下獨知中言非指隱微之必至於顯
見也此節與大學十目所視節人每說錯
誠無爲幾善惡人生而靜但有至善感於物而動然後
善惡形焉惡之生也其在動之微乎故君子慎獨審
其幾也此二句即十目十手其嚴之意見幽獨之可
畏如此莫見莫顯正指隱微非對待推極也
愼獨只在動靜之交接處又加謹耳蓋此是惡初生處

斬根須在此也獨只是己意已發而人猶未見故朱子謂對衆人時亦是獨

上一節工夫是總冒此節是細分緊關分明兩節工夫若作兩對說便不是不覩不聞乃語言之妙爲包括睹聞以形容敬畏之盡非謂專於此做工夫亦非謂工夫到此乃妙也慎獨節在交接頭上用力獨就時地上看非心中另有此件物事也

工夫繫然兩節但上一節是總段工夫此節是逐處緊要工夫提省界限有此兩節做時原只是一片不曾拈一放一也

戒慎恐懼是兼統動靜工夫此節則自靜之動分界之

幾也時講與上節對分動靜者非是

上節是統體處不專說靜此節是分界頭上亦不專說動

問或云靜存動察是學者入手兩事然究極之善動實本於善靜世之善處靜者只是氣機偶息耳而亂動之根本未嘗泯試以晝夜驗之人心無事時此有事時爲靜而睡則尤靜人心一有掛念雜想則睡不去無聞見思慮寂寂寧機此靜境也而夢中顛倒昏亂一點靈性爲濁氣所掩渾如死人則可知日間靜時之靜亂動之根本未嘗泯如龍貉所謂日間發得清明夜間夢亦清明日間攪得昏雜夜間夢亦昏雜者

以此靜驗彼靜昭然可見夫人之一心夢中尚不能自主矧疾病乎疾病尚不能自主矧死時乎思及此未有不惕然自失者學道者試叅之其說何如曰工夫確然兩節然却不是動靜截然兩對戒懼是統體慎獨是細分於關頭緊要又加謹耳若截分動靜是所覩聞時反不用戒懼耶聖學隨動靜做工夫使此心敬謹凝一無間耳無惡動求靜之理曰周子之主靜程子喜稱人靜坐非與曰此非彼之所謂靜也動靜有就理言者有就氣言者有就時地言者周子之主靜以理言也正恐人錯會故特下本註云無欲故靜程子喜人靜坐喜其人內求不外馳耳亦非以靜

爲敎也若龍溪之所謂淸明昏雜却只就氣上立脚二氏之徒稍有工夫者卽能於死化疾病睡夢時了然不昧他便道是極頭士人亦以此惑之不知此只是氣上事所以他這些子只好在靜處玩弄纔到動處便擾亂用他不着故分動靜爲二而惡動而求靜可知他淸明之時其昏雜之根本未嘗泯故聖賢勿貴也若周子之主靜卽程子所未動亦定靜亦定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酬酢萬變而主宰嘗肅故其靜非晝夜昏明之可擬也學者知此則彼說之不足

辨自明矣

此章從天命大原一直說下故愼獨在戒愼恐懼後若

學者下手次第却須先從慎獨做起看末章自見

和易見中難說故中字就喜怒哀樂四字而指其未發爲言借有象以明無象猶孟子就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指仁義禮智之固有

喜怒哀樂借來說性猶孟子之以乍見說仁都是實有健順五常是性即此性之具於中而未動處謂之中與太極之無極相似非性之上另有一件中猶之太極之上非更有無極也異學指心爲性以生謂性必去理而尋氣遂認仁義亦屬後面事而於上面别指其虛活難言者當之不知此都是仁義下面東西也這裏正須明辨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不指養成性體亦不説偶然合節是言人心性情之德共本來道理如此偶然者豈能皆中養成者即下致字中事養成乃復得此和非本然之和也

艾千子云未發之中自戒慎恐懼來使無戒謹恐懼工夫則發必不能中節發不中節則當其未發非中也如人之病癰當其未發癰症皆具可以謂之中乎且未發性也非時也如以時則人有未發之時乎惟有昏睡耳然夢中亦有喜怒矣先生曰千子硬主要根戒慎恐懼來故其言如此若必待戒慎恐懼而後有中則亦將必待修道後而有天命之性乎癰者病也

不可以喻本來臟腑之中和也如其言癖之病必待服藥而除病除然後臟腑有其中和是已然則不病癖之臟腑也須服癖藥而後中和乎其說之謬不待辨而知也

有謂已發處即是未發已屬牽扯混話又有謂不得不發而未發本體不與之動更不成道理如此則性情有兩件作用而所謂發者即屬妄緣所謂中節亦漭外假矣

即已發內有未發是野狐禪亂道雖發而本體仍寂是外道打成兩橛話學者奈何粗淺至此此說原於陳北溪以慎獨獨字為心體之妙皆聖經之羨賸學者不

可不辨也

或云中即性也和即道也有謂未戒懼愼獨止可謂性可謂道不可謂中謂和說本大全小註及艾子定待然似岐先生曰性道是人物各得之總理中和則人心中自然性情之德謂中即性和即道亦籠統在未戒懼愼獨止可謂性道不可謂中和此直是艾南英亂道大全亦無此說惟問朱子者有心存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一條及陳安卿云須有戒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須有愼獨工夫方有已發之和數語皆就學者講工夫已是致字中事言中和雖固有之德然不致亦不能有之耳非解中和本義也如艾說則

下文致字又如何着落依他道則應云致性道不應云致中和矣問艾意謂致此中和於天地萬物是推極其用之意曰然則應云中和致於天地則位致於萬物則育耳亦不應云致中和也總之亂道則不特理不通文亦通不去矣

于子解此節必根戒懼愼獨最為不通渠云中非戒懼何以能為天下之大本不知中果必從戒懼而有則或有或無或全或虧亦何以為天下之大本哉蓋渠將天下字看作功用故其謬不可醒耳

艾千子謂不根愼獨則不可謂天下之大本達道只誤看天下二字是張皇字不是切實字耳乃云若概指

心體則常人皆大本達道矣未聞常人皆能位育也則其謬更甚常人原皆大本達道原皆能位育但不能致中和耳又云禪宗盛行乃有不由功夫直証本體之說此亦不然中庸言道體處甚多非必說工夫也禪宗亦自說工夫但自有彼之本體彼之工夫非吾之所謂本體工夫也至謂楞嚴之理甚微可存作性命別傳不可強入四書餘姚以之講學未嘗作四書講義然則千子之視異說原可以並存但不可作時文用耳是千子不特不知佛與餘姚原未嘗知章句不特不知楞嚴良知之學原未嘗知時文之可以明道也

致字功夫上面兩節已說得精盡只消直接位育二句而中庸又特下喜怒哀樂一節正見性情之德具於人心人人所有初非異事而極其功即至位育其示人之意深切如此

離第二三節講致字者邪說也即第二三節是致者淺說也註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自慎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可知有多少次第境界在

中和只是此中和工夫亦只是戒懼慎獨於戒懼慎獨中做到積累純熟極盡處纔叫得致纔有位育效驗

致字從戒懼慎獨推至於中和之極而言若未到極處

有一分中和亦必有一分應驗但要到位育則非致極不可耳俗解似一戒懼慎獨便了全無實際安得不以位育二句仍納入性體中胡說乎不知註中自戒懼而約之兩段中工夫層級正有在以位育為盡頭實証耳

上一句是工夫盡頭下二句是效驗盡頭分明在事上說註中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是在題前提明所以然之故不是仍歸結天地本原也時解每云吾性中之天地位性中之萬命育皆墮應界但亦有致中和而位育之功不盡者此又係時位爲之故朱子曰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

害爲安泰其不致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曰吾身之天地萬物即實指天地萬物非懸空語也然須知此節大旨是推盡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位育二字究以平成咸若爲正如射者之的行者之歸正聖賢接引學者之意莫淺小看却也

位育是實事不是懸空影響如二氏寓言註中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六句乃推論所以相應之故非即此是正義一了百了也時解誤認此意反以實事爲粗要將位育到縮入內求不道求精得粗只爲忽却故其效驗至於如此八字耳

位育是實事此理先信不及不得不倒說入虛空去只看末世做擾汨陳災沴夭癘上下咸失其所不可謂非聖人之咎也若得箇聖人出來從頭經緯一番其氣象又何如若謂今日天地萬物未嘗不位育即是漢唐以後之天下未嘗不三代不知聖人之所謂位育不是此境界所謂三代之天下亦不是此境界讀書人胸中須先有此境界始得

兩焉字極有理會不是如何去位育亦不是他自然位育只看日星災變山川崩竭人物妖異天下有道自稀少到無道時自頻多天人相與之際非偶然也不然以法推之何嘗不是一定之數又何必修省補救

乎

戒懼以致中愼獨以致和故位育分屬此對待之理也戒懼兼動靜愼獨在動幾猶敦化之於川流故萬物統乎天地天地又統乎天此一貫之理也

第二章

中庸所謂時中乃從戒愼恐懼而得於君子又進一句說故加而字一轉所謂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也時中與無忌憚正相對中字本天來不本心來惟君子無時不戒愼恐懼故能隨時處中若但作達權通變作用看都正是小人之無忌憚小人也不是一味狂獗他也見一種影子只是憑心起義不知天命而不

畏也雖倖成事功已離天則他何嘗不自以爲時中
所謂本領不是一齊差却也
只加一箇時字便藏得箇庸字註云中無定體隨時而
在是乃平常之理正還庸字下落若只作因時爲變
不討得戒懼源流即是後世講作用學術未有不流
於無忌憚者
時中註有二意曰隨時處中是逐時戒懼就君子自修
說曰無時不中是統體戒懼在現成看君子說
或云君子之德是戒懼致未發之中隨時處中是愼獨
致已發之和小人反是非以時中爲戒懼照下無忌
憚也照無忌憚當以愼獨對耳顧麟士云按註君子

知其在我三句是時中上一層話推原其平日也而無時不中一句方是正說小人不知一句對君子知三句不戒懼意已在裏面則肆欲妄行二句對無時不中一句不可以無忌憚對戒愼恐懼存疑說是又爲通之此解最確先生曰註先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然後云君子戒愼恐懼而無時不中先解時中之理而後說君子之所以時中則戒愼恐懼正講時中以對照無忌憚非推原平日林次崖顧麟士之說皆誤也蓋時中只在事理上看卽首章第二節註中所謂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者也惟戒愼恐懼乃能體得此理於己無時不中卽所謂常

存敬畏而不使離於須臾者也故程子朱子皆只說戒愼恐懼而不及愼獨無有意在愼獨只說事幾交接頭上尤要加謹戒愼恐懼兼動靜統終始而言時中者無適而不中亦是統體說不指交接頭說故謂君子貼戒愼恐懼而時中貼愼獨不可以戒愼恐懼對無忌憚者皆誤也

小人之中庸句明註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有將小人說高一步不欲增反字便不是或曰此是看對面不同曰對面不同則正位亦走樣細體認自見

第四章

第二節如詩之比體說飲食便是說道罕譬而喻神味

無窮

飲食與道分不得兩件然竟說道不得即就日用中舉

出一件以譬全身言外有結所以不明行意

雖不知味究竟飲食當飲食時其味自在何嘗離得只

人自不去領略便失之耳程子所謂飯從脊梁過也

飲食是日用味只日用中道理此等指點最親切是

此喻卻不是此喻兩也字意味深長其音未寂試緩

念之便得明道言詩之妙

上過不及乃道之所以不明不行此不知味乃人所以

過不及之繇上智愚在知行之知說此知味在覺察

之知說能覺察然後能知行耳

知字非知行之知統明行而言乃提撕省覺意即孟子
所謂弗思耳矣也

第六章

此根前章知者過之而言知如舜弗可及已然其所以
大者則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其知而不過如此全
重過一邊說然又須知執兩端用其中非聖人之權
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則無不及不待言矣
知得一分行得一分知有一分不到則道有一分不行
此行道之必由乎智而智必求其大也一人之大有
限合天下之善以爲智故大不可量此舜之大足以
爲法也

明道必須知知必不自用而取諸人此中庸意也以舜之知然且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爲大知此夫子意也要之舜之生知而又如此故成聖人學者但能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以求知亦可以至聖人其歸一也看註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若說舜止靠此以爲知又抹去聖人界分矣

舜本自知又能合天下之知以爲知故曰大也問察四句正見其大處非舜之所以爲知處看註云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便得此意

舜能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爲大知然其所以能如此者舜固自有其知之本也而又擇之審如此此其所

以大耳非全無已知而恃人以爲知也看註中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二語自明

其不自用而取諸人處多有聖人本分在不是單靠衆人也其好問好察隱揚執用不是大智如何能有此精切不差之權度但有聖人權度之精而又必不自用而取諸人如此此其智之所以尤大也

兩端都只是善邊事於此擇取一中乃所謂至善也執是衡辨之意

惡者已隱則兩端皆善也擇其至善者即中矣非兩端之間别有中亦非渾化兩端以爲中也

兩端都是善言其惡者已隱矣即善之中而有兩端之

不同也中即就兩端而擇其至善者用之非謂合兩端而爲中也

此兩端不是兩頭只兩樣相似皆善也於兩樣中簡擇其至善之一即謂之中非即始暨終由小推大之謂混論語無知節兩端義不得彼兩端有中間幾兩端無中間

聖人所以不自用而取諸人只爲中無定體難者未盡而求之衆人邇言正爲中不離庸也可知道只循中庸大知乃所以行中庸此作傳微旨也

此章是言道所以行之故即可悟大學知止節及孟子智譬則巧節之理

第七章

此章重下半段見明道必須智然必仁能守而後見其智之能擇以起下拳拳服膺勿失之義知水火不可犯而姑復犯之者究不知水火也知烏喙不可食而旋忽食之者終不知烏喙也

第八章

爲上章能擇不能守者指示一箇樣子與舜大知章同倒得一善正見顏子所擇守無非中庸不是着向一善上說工夫下手也

第九章

道是中庸却說不可能則過者止矣道是不可能却只

是中庸則不及者跂矣

第十章

和與中立與國有道無道例看不重重在不流不倚下

中極乃是君子之強處

立言自有淺深道理初無內外如此節和與中立自與

首章中和迥然兩義牽扯附會不得或云中和無兩

義此從涉世言耳漫從粗淺處說起恐涉末世黨錮

時節義餘論故必須說本體此種謬論直是強作人

言既曉從涉世言則不當從本體說明矣惟其從粗

淺處說而強之本體精明醇切乃見該理之妙如此

即涉末世餘論何害若必以說入心性為內為精以

事物世故爲外爲粗則全非聖賢道理最是不通秀
才見識
第十一章
告子遺說至宋而忽猖子靜一宗至明而大熾告子子
靜當時幸有孟朱闢之力辨之明然且後世有述如
此若良知立教至今㫖未有孟朱者出雖困知記讀
書劄記象山學辨閑闢錄學蔀通辨諸書未嘗不指
斥其非然皆如蜀漢之討賊其號非不正而力不足
以勝之其流毒惑亂正未知所屆耳願天下有識有
志之士共肩大擔明白此事
依乎中庸句緊對索隱行怪或承遵道或雙承上二節

皆錯也中庸雖兼過不及然却只對過一邊說看註中而已語氣自見依字是不離此做工夫戒懼愼獨正在裏許

總結上兩節註中雙承甚明依乎中庸二句平分直下唯聖句總對弗爲弗已白文語勢亦甚明自胡雲峰偶說側重遯世句乃云依乎中庸未見其爲難將兩句強分難易他看得依乎中庸與遵道而行無異直是心粗不知聖學大段全在依乎中庸而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正是依乎中庸達天自得之妙兩句離說不得一分輕重進遯世不悔亦不切聖人分上矣

自仲尼曰君子中庸章至此爲一大起結總以明中庸

之義言過言不及中庸之所以失也言知言仁言勇

中庸之所以明而行也知必如舜仁如顏淵勇如子

路分言德之成也統知仁勇之全者其惟孔子故開

端以民鮮能起此以惟聖者能之結照應分明中間

鮮能知味起舜之大知不能期月守起回之為人中

庸不可能起子路問強皆一能字作線直至聖者能

之能字總收以仲尼曰起言中庸為孔子之教也以

此章結言必孔子而後謂之能中庸也故此章純是

說孔子不是泛講過不及兩種人與空贊君子也上

兩節重在吾弗為吾弗能已兩句若三節末句颺開

却正是孔子全相收拾上八章過不及知仁勇在內

中庸二 第十二章至第十六章

第十二章

德只在費中故曰費而隱以下數章都只說費而隱之意自見非有兩片可分也禪學以隱爲宗以費爲幻陳王從而廣之以隱爲宗以費爲作用先約而後博先一貫而後學識其說又精於禪足以惑世誣民而後世有述萬曆間高顧諸公知其放誕橫恣之非救之以名教禮法風節謹嚴足以力砥波蕩而及其爲性命精微之論則仍無能出於其上而直破其非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不足說夫婦知道卽夫婦之愚道

亦不離耳與知只是萬分中一分非道之全也夫婦兩字只從居室而言聖賢學問俱從此起此纔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不是云愚人可以與知也

聖人所不知總要看得極輕不是聖人不求知不是不能知却是必有不及到處在聖人不曾闕少然在道却自不與聖人知盡真是難也

夫婦所知能與聖人所不知不能總在粗淺細微處看若將夫婦所知能看得卑近而以聖人所不知能當稀奇事便不明語意人猶有憾不是小天地只在天地形氣上說也便是粗淺細微一例看

釋氏小天地小之以無儒者小天地小之以有以天地

之有礙其無故小之此誕妄無忌憚也以道皆實有

有天地之所不能盡正見天地之所有不可窮也

自漢唐以來二千餘年二帝三王之道未嘗一日行於

天地之間此憾之不可釋者也然其道自在畢竟殄

滅他不得乃道之費也陳同父欲以漢唐充當之則

道終以矣此非天地之有憾而人之爲憾於萬世也

故朱子辨之甚力正以留此憾在便是道耳

上面說費在廣大無盡處儘放得開濶令人茫洋自失

第三節又就其中變動流露處提出示人無所不在

無時不然當下色色可會所謂喫緊爲人活潑潑地

也上面是橫說此是豎說上面包羅全體此是在交

接當機

從氣機交接生動處指出道體流形最活潑親切禪家所謂權實照用使虛空粉碎始露全身吾門權實照用却正在糟魄煨燼無非至教後來說悟說修總入鬼國

李說印物見道頭頭上具物物上明作圓通解悟語乃翠竹黃花般若耳與聖人之道天懸地隔實理流行上下充塞此中有戒懼慎獨根源在喫緊爲人活潑潑地與必有事焉同叅不是兩重公案也

禪只是處處要見他沒有底此却處處見得箇實有底便是天懸地隔

正希云道不可載不可破而可察也下端於夫婦而上至於天地可以觀君子察道之妙又云不載道故鳶不必兼躍魚不必兼飛不破小故鳶不知其飛魚不知其躍而飛有得於天躍有得於淵鳶精於飛魚精於躍鳶魚自盡其心力無所歉於人而人亦無以傚鳶魚則鳶魚察也艾千子云遠邇高卑子臣弟友造端夫婦中庸教人都從近處入手若驚窮大而失其居非聖人意也人至堯許物至鵾鵬斥鴳莊生皆以為逍遙遊固知鳶魚皆察也正希之論本此先生曰其見處與逍遙遊又微有別逍遙遊以放散去為察此却就上面玩弄精神要這些子不走作以為察

所謂彌近理而愈失眞者也總與聖人之道背隔甚遠正所云窮大失其居非從近處入手道理也千子不知禪反爲所勝耳

中庸特下夫婦二字不是泛然天地者造物之大夫婦也故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又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道理次序如此聖人功用亦如此宇宙感應變化云爲無不由此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特於此章提出此意下章即指子臣弟友與易傳之理相會昭然

可見也故註下居室之間四字亦正不泛然吾舉此說人多信不及且有譏笑之者只緣今人渾身是人欲而於此尤爲人欲之極看得曖昧醜褻不可以口宣而筆書者不知聖人却看得此爲天理之極大極微處戒懼愼獨正於此下手於此能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則其餘倫物皆無難盡難通之處矣

夫婦一倫人道之始四倫皆從此生故聖人於此最重易首乾坤詩肇關雎書載溈汭之試皆此義也自人欲橫流於閨門衽席尤甚無不以此事爲人欲之私若不可以挂齒者不知聖人正以此爲天理之正禮義之從出而戒懼愼獨之所必謹

夫婦二字是通章微旨實在居室上講一陰一陽至天地而極故對舉結

從夫婦二字推其極曰天地此天地只貼夫婦本義講極精造端乎夫婦至察乎天地此舉兩頭而言中間正無空隙如鳶飛魚躍之類包括在及其至也中

上面都是將道理攤散了說或指頭或指尾或隨手拈舉到此下一總結正是包羅貫串將上面言語不能到處處處斡補綴貫無少缺欠其著意在造端與及至中間連合一串無非實地令人開眼便止見得夫婦天地兩頭便嫌總結上文複疊無意味於是力主責重君子體道工夫硬與章句作敵也只是無聊之

計
人所以多說做工夫者以結上文複衍無意味也不知上文遠近大小夾雜零亂指示至此結出首尾完全次第而其中推移充實之無窮無不包舉原不是空吝複衍也
鳶魚節是觸著磕著頭頭都是隨手舉似末節是原始要終全身盡露語句體勢固不同然皆就道體上說申明不可離意而不離道之功已在言表造字察字都非用力字造端對及其至也察卽與上察字同謂昭著呈露也故或問辨謝氏察見天理游氏天地明察楊氏就能察之之非凡將末節說君子工夫者誤

也或謂上察字在上下下此察字在天地上故義訓不同試將察字換註語讀之上下昭著與昭著於天地有何分別若必改天地察天地之察而後可豈有此文法耶

註止結上文三字不是上三節說道而此節責重君子可知故作體道者說固非或於空論首後補出君子意亦非蓋此章只明道不可離而不離道之意即在其中看第二節註云近自夫婦居室之間正指天倫人道之始則夫婦二字已具有事業功夫在不與佛家舍男子會女人同例也知前節夫婦即有居室之間四字則此節結上文自應有戒慎中和之意又何

須分作兩層乎

或云申明不可離意即括體道說亦無礙不知其非也不可離原說道不說君子只明道不可離而君子不離道之功已在言下此中庸妙於指示處吾正謂申明不可離故不可粘體道說耳

艾千子云造端猶言下手入門工夫耳乃君子入道之始事非謂天地造化之理始於夫婦也造端夫婦以見道始於日用彝倫方是君子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不可斯須離道之意此夫婦字即此章與知與能後章子臣弟友宜室家樂妻孥父母其順之吉非禮始男女化起陰陽合生於兩愛生於欲之謂也此天地

問大道理與君子人道工夫何涉先生曰此章總說道體下八章又就此章節節推明各有本義無一複疊如千子言則下數章皆重出矣看此節註只結上文三字則造端及至是就上文兩頭總數包括語造端非下手入門及至察乎非成功究竟也到不遠人章乃漸推出兩頭輕重來就人身上說素位章又就身所處之位上說遠邇高卑章方在推行之序上說即此三章以至問政章亦只是虛指道理如此皆以申明道不可離之意不言君子不離道之功而不離道之功已在言外自鬼神章開出誠字問政章末開出明誠天道人道爲下半部中庸張本方是說君子

體道不離之實上半部只講道之費隱未之及也至夫婦二字的確宜實發不是泛當人字用故註中特下居室之間四字鳶飛魚躍皆指陰陽妙合絪縕化醇之理此章全主此意故下章充之子臣弟友至遠邇高卑章又從妻子好合說起以見自邇自卑之意脈絡分明可按也

或云聖賢論道便有責成人功意造端二字當以此爲正解非也講起道便說君子之道誰道不責成人功第說話各有次第分章各有本旨不是章章句句要說個盡也君子之道費而隱依公等言君子如何去費之隱之耶此章本只言道不可離意而不離道之

功自見言下其下各章言做工夫處而道之不可離自明章句各有界分不可混也且將造字作功力字則察乎天地又如何去察耶總是不依章句便不成文字其名曰不通不通者講不去也

第十三章

自己要做聖賢謂人只消將就此緣解以衆人望人一何不出爾入薄道也夫萬物皆備於我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固不可以該備衆然民可使由之如爲子之必於孝爲弟之必於悌豈可云不至於大不孝大不悌便已耶正緣此理是人人固有之良無不可能之事故人皆可爲堯舜不是孟子權術誑語以衆人

聖人只中庸而已中庸盡處便是聖人莊周謂絡馬首穿牛鼻人也然牛首必不可絡馬鼻必不可穿豈非天乎以人治人之義只如此看

萬物皆備於我我者人之本也盡人性在能盡其性然則云以我治人何不可者只爲人人理一而人人分殊若以我治人便有行不通處譬之言孝則我與人同該孝者然其所以孝則甲之所行不可以施之於乙故甲乙各盡其事而同歸於孝乃所謂道不遠人看一個人字便見道理是個公共底故曰本天可知外而道理無非我裏邊道理陽明謂事父不在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在君上求個忠的理都只在此

心心即理也不知事君父不於君父上求忠孝之理則雖有忠孝之心而其道有所不盡矣程子謂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其義極精湛氏澤不知而改在心爲理亦即此謬

通章總爲道不遠人四字發明以人治人謂即其人之道還之非以我之人理治之所謂以衆人望人即以人治人中此意已足不必到改而止方說著也以人治人改而止正要人人各盡其當然不令其遠人以爲道耳非是使之至於安逸便利而已

以人治人言即以其人之道治之耳不加道字是文法偶爾非謂必不可以道治之也即在人字中發明全

義不必增出道字此已是萬曆家最陋講究然猶止
在文法言又有欲提闢不是以道治人則是異學要
去理障而其所謂以人治人者亦并非聖人之以人
矣
以人治人何necessary可兼人已故語錄云我自治其身亦是
將我自得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史伯璿以爲因
上有君子字則似人字對君子言故章句以此爲君
子治人之事其說不盡然也章句只因此而止三字
費解故云爾
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之忠恕論語夫子之道聖人之
忠恕也此章不欲勿施學者之忠恕也由學者之忠

恕做到聖人便與道合矣故彼曰夫子之道而此曰違道不遠也

施諸己二句似只說得恕而忠行乎其間蓋修道以仁求仁以忠恕忠恕二體用㒺忠先而恕從而兩者推行用力關頭却在恕邊見恕可見忠忠不可見恕也

上四段自責未能庸德之行半節是美君子以爲法故章句於此上用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爲句來住上文而本句用君子之言行如此繳下半節

饒氏謂夫子責己以勉人前四語是責己庸德以下是勉人先生曰庸德以下總是說君子而自勉意在其中既以自勉則勉人固不必言矣饒氏之云徒生支

綴

第十四章

位字極有定却極無定君子素位之道立乎位之上故能止乎位之中雖所處只一位而凡位之理無不備纔能素位而行故下文曰無入不自得朝爲耕農夕爲天子其素不二也

不願乎其外不字須斬釘截鐵始得纔說得含糊游移便是秀才胸中卑汙志趣流露周旋耳且不字有兩義一是不可妄求一是不可必得然此猶就下一等人說惟直窮到義利公私之間此纔是不字眞實本領

無入不自得不是從世情轉身隨波逐浪袒裼而入裸罔也或問謂無不足於吾心此纔是自得眞實詮解不然默而識之是識箇甚無入不自得是得箇甚卻不反爲何總駁倒耶

第二節專說不願外怨尤病根總在願字生來要不願先須正已念頭一鞭辟向裏則內邊自有汲汲處外而無非坦坦處故曰無怨怨尤盡泯則不願外可知矣中庸於無怨下又加怨尤二句正爲願外者搜根刮骨將怨字萌芽斬盡無字全體光瑩乃見不願外極頭

上下即大學之上下前後左右相似不止在出處一項

說

只重正己二字不求人即上文已見所以能不求者惟其己在也所以不得求者惟正己之爲急也然正己又正要不求於人不求於人乃見其正己之盡工夫鞭辟到一路如此看而字一轉更覺有味

聖人絕大本領止得一箇反求從人所不見不愧屋漏直到無聲無臭上事更無別樣方法盡反求則循理循理則步步著實處處精細周到與世間走空闗捷之學眞是天淵

第十五章

高遠卑邇指兩頭兩頭都是道此費隱章義也高遠却

即在卑邇此不遠人章義也高卑遠邇各有本分所當盡不得居卑邇而妄鶩高遠此素位章義也以上數章皆在兩頭定處盡處說此章却就卑之於高邇之於遠中間推行交接上不定不盡處說著力在首節兩必自言道之高遠無窮而爲之有序只在卑邇上用力逐步積纍上去行得一步卑邇便到一步高遠卑邇不定高遠亦不定卑邇不盡高遠亦不盡只看詩言妻子兄弟而聖人謂其道已及父母由此推之可見步步有高遠步步在卑邇上做自然高遠即如到了父母順又不止於父母順乃所謂序也惟其高卑遠邇無定位亦無盡頭故不可質言而引夫子

說詩做箇話頭指點令人自悟此註中意字之妙然
皆指實事實理非虛弄機鋒也
自道不遠人至此三章皆近裏就實指示學者用力處以發明費隱章義然各章主意不同道不遠人因上章說道體恐人求之濶遠故指向身心上來素位章是就地位上言此章是進道推行之序其義絕不相蒙時解動云高遠卽在卑邇之中但求之卑邇而自得說話未嘗不是然却是不遠人章義於此全沒交涉也不遠章道只在人身日用是說兩頭盡處此章遠邇高卑是說中間逐節次第處走得一步卑邇便得一步高遠遞遞推去節節如此無定位亦無住處

全在行登二字上說著力在自字故引詩及子語是偶舉一事做箇影子令人言外自得章句下一意字亦是吃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若但說道在卑邇又何必於不遠人外登牀架屋乎

著力在兩自字求道有序要到彼必由此步步由卑邇步步到高遠矣故謂高遠自高遠卑邇自卑邇者固非謂卑邇即高遠高遠即卑邇者亦非也

詩原只說妻子以及兄弟以及室家但在下面推說夫子忽然移到上面正於不講順父母而下面工夫足自然到了上面此註中所謂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也

和妻子宜兄弟而父母順三代以下如浦江鄭氏規範實存得此理歷宋至今不特有家者之所無即有國有天下者未能或之及也曹月川先生夜行燭木嘗非孝子之用心然終有自見得諭親於道意思在

第十六章

第二節三句纔盡得虛實二字到極虛處無非至實故虛實只是一箇釋家言色即空空即色却看成兩件了也

問陳大士云鬼神者著於無形而體空故大空不可遺著於有形而體萬物故萬物不可遺楊子常稱其無形亦體淡於易性理是否曰此正不懂易性理也世

問無空空處即天也天即物也曰體物則無非是矣不可謂體空又體物體有形又體無形如此則是有無已判成兩也故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且其看物字只作形器之觕不知事即物也天地間變化遷流與人事動作云爲皆物也此有何形然無非鬼神之所體也

有謂有形者必有隕落有聲者必有消滅鬼神窮年窮世而必無無壞滅其有乃實先生曰依他說物外另有箇鬼神安得謂之體物哉他只道依草附木憑巫降乩者是耳若謂無形者乃能不壞滅此方謂鬼神則諸有形而有隕落消滅者又是何物蓋其所見之粗

也不出天堂地獄輪迴冥報之各有主司其術者則不出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而已秀才肚皮都是這一家道理充塞其中聖經賢傳如何得入又曰隕落消寂即是實有窮年世而無壞滅以有隕落消寂者故

有謂鬼神即在人心更別無鬼神此義在上兩節內發或未節後推論則得若使天下之人兩節實就祭祀之鬼神使人畏敬恍惚處見鬼神之妙未及歸重人心也謂鬼神之精靈即在人心敬畏處見則得謂人心外更無鬼神則不可引詩言不可度矧可射亦正說歎鬼神使人畏敬恍惚之妙非戒人之詞也即戒

人射猶可謂戒人度更說不去矣要之通章原只在理上說不在心上說卽末節誠不可揜誠字亦止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指實理不指實心也後此指出人心當實又是言外義

鬼神使人盡其誠鬼神之理誠也人以誠格鬼神之誠人心之誠也兩邊道理缺一邊便不見下誠字全義

祭祀之鬼神鬼神之一鬼神之誠誠之一

第三節是祭祀中見鬼神體物處引詩節則體物中見其不覩聞之隱末節則又轉指出來反覆說盡費隱

有云誠字卽鬼神之德也鬼神之德卽天地之化也先生曰鬼神之德卽說鬼神不分兩層故註云爲德猶

言性情功效不云德即誠也蓋鬼神之德無非實有
其實有者乃誠也天地之化只是鬼神其實有是化
者誠也鬼神之德只在氣上說

就鬼神指出誠不是說鬼神即誠也誠是理上事鬼神
是氣上事

鬼神只氣耳所以為鬼神即理也此中分際不知其二
即不知其一羅整菴知理一分殊之妙而於理與氣
二物處尚有疑礙則猶未達此關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記曰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陰
陽動靜之妙全在四箇一字上看鬼神亦只是此理
全在屈伸至反處最是天地間靈機妙用極杳冥恍

惚事却無非實者乃所謂誠也自無之有是誠自有之無亦是誠單說一邊不得微之顯從上文祭祀指出誠之不可揜非謂鬼神之德只在昭著處也

此字雖承上文來然大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九字是統言鬼神之理因祭祀指出不止說祭祀也天地間風吹草動無一非鬼神人身上動止云爲無一非鬼神中庸從祭祀指出鬼神從鬼神指出誠字其言甚精若粘煞祭祀則受訓詁之蔽矣章句云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費即顯也隱即微也

全部誠字有二義在天地爲實理在人爲實心此處誠字兼二義言

誠在天地之間爲實理在人爲實心必有此實心而實理始爲我有仁孝而饗帝饗親非禮勿視聽而聰明正直上蔡所謂要有便有要無便無鬼神至誠之理盡此矣

葉龍泉云人物明而可見故先言費而後言隱鬼神幽而難知故先言微而後言顯愚以爲亦無他都從氣上指理耳鬼神氣也人心亦氣也天地之氣惟鬼神最奇幻人之氣惟心最神靈皆若杳冥恍惚不可測而其實止一理爲之誠而已矣然則天地間孰非誠之爲乎

天地間至荒忽難信之事無如鬼神然皆實理之所爲

實心之所有則天地間事理無一非此可知此是中
庸第一箇誠字却從鬼神說起煞有妙義
以前都說昭著處就事物實象言見天地間無非此理
終說到鬼神是恍惚無形之物而昭著如此漸引向
神明不測就人心內言爲下半部誠字張本
異端件件歸虛無任山河世界皆爲幻妄聖學件件歸
實有任靈奇恍惚皆爲日用誠者實也有也舉天下
事物之實有皆可信惟鬼神最渺茫難信此處看得
實有則天下無事物非此理矣此中庸言誠發端於
鬼神意也
中庸至此章方露誠字鬼神從上章高遠來蓋高遠莫

高遠於鬼神鬼神亦實理所爲則無所不實矣釋氏以三界法象一切歸之於虛無吾儒以變幻幽渺之事無一不本於實有故人以釋氏爲知鬼神不知惟吾儒乃知鬼神釋氏之所知非鬼神之正也

此章是兼費隱言從體說到用從用指出體不似他章但言用而體在其中

前後章俱從費指隱此章指微之顯於合散往來處看故曰兼費隱

此下三章皆推庸行之極至庸行從子臣弟友節來正是人道之費處其本則在誠也故哀公問政章達道九經歸於一誠亦是從費隱言也